

语境折叠视角下新媒体词汇语义的 互动化趋势

贺天琪 刘美君

【摘要】本文基于互动语言学和使用语法理论,从语义、语法两个层面,考察近十年新浪微博上109个网络热词的使用状况,系统梳理其语义范畴转移和语法功能变异的路径,并根据社交网络和语境折叠理论,探讨其语义延伸和词类转移的动因。研究发现,新媒体词汇语义呈互动化演变趋势:语义上不断趋近社会交际相关的语义范畴;语法上词类转移更加活跃,且呈单向性特征,互动性不断增强。这与高互动社交需求和高折叠新媒体语境密切相关。

【关键词】新兴词汇;互动化;语境折叠;新媒体;网络语言

【作者简介】贺天琪,中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新媒体语言、词汇语义(长沙 410083);刘美君,香港城市大学翻译及语言学系教授,博士,主要研究认知语法、词汇语义(香港 999077)。

【原文出处】《语言文字应用》(京),2024.2.57~69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语言与媒介互动视阈下当代汉语创新演变研究”(23AYY008)、湖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中美网络安全话语比较研究”(22YBQ012)的资助。

一、引言:网络使用与词汇语义演变

本文中“新媒体”指的是网络媒体,包括电脑网络媒体和移动网络媒体,与传统的平面媒体(报纸杂志)和有声媒体(广播电视)相对而言(崔希亮,2019)。网络社交媒体为人际交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虚拟空间。虚拟社交并非依托传统意义上的强弱人际关系与社交网络进行(Jiang & Carroll, 2009),而是经由数字社会中分散的个体,在社交平台塑造具有鲜明文化与圈层特征的虚拟社会身份或“人设”,获得身份与群体认同,建立身份纽带关系而展开(王倩楠,2018;段俊吉,2022)。由于虚拟社交的异步性、匿名性、个体性,线上平台的虚拟身份主要是通过输出观点来构建的(Frison & Eggermont, 2020)。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每个个体都可以自由地、低成本地在社交媒体上输出观点、表明好恶,进而寻找并加入与自己价值观相似的群体,形成具有高度身份认同的共同体。因此,互联网平台中的语言是社会身份塑造的重要工具,呈现鲜明的“社群化”特征(程润峰、谢晓明,2022)。另外,与转瞬即逝的面对面社交不同,虚拟社交平台中的一切人际交往都是有迹可循的。数字技术的发展使社交媒体中的一切言论均能以文字形式保存下来,成为天然的语料库。一方面,虚拟社交环境中的高互动需求多借助文本形式表达,语言需要具备更强的情感张力和人际功能(隋岩,2021),以弥补非语言符号的缺位。另一方面,社交媒体、融媒体、自媒体的流行,极大地提高了语言的使用频率和传播速度,这种高频使用和传播加速了网络语言,特别是网络词汇的更新迭代。因此,新媒体平台为观测共时层面的语言演变提供了一个适切的窗口。不少学者已经关注到网络热词的语义演变与功能转化现象,但多为个案研究,缺少对网络热词语义句法功能的系统梳理。

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材料,也是人类思维的最小储存单位,其概念内涵很容易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Bybee, 2015)。词汇语义一直是语言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以往研究围绕演变路径、句法表现、语用机

制和认知动因等方面对此展开了深入探讨(Traugott, 2017; 吴福祥, 2019), 成果颇丰。其中, Traugott(1995)提出了词汇语义演变的一般趋势, 即从客观命题性到语篇文本性, 再到主观人际性。还有部分研究从个案出发, 梳理了词汇语义, 特别是动词语义延伸的具体路径, 包括从感知到认知、从感知到情绪、从感知到言谈、从感知到社会互动、从位移到情绪、从位移到言谈、从情绪到言谈、从言谈到认知、从身体接触到心理接触等(Sweetser, 1990; Neagu, 2013; 刘美君、薛时蓉, 2022)。另一些学者从句法角度, 分析了词汇语义演变中牵涉的词法规则和论元变换(Levin, 1993)。以往研究还尝试从认知视角对词汇语义延伸现象进行解释, 认为词汇语义变化的本质是不同语义范畴之间或同一语义范畴内部的概念转移, 是边缘意义在特定语境下激活的结果, 并借助原型范畴、隐喻转喻、意象图式等理论分析特定词语语义变化的认知动因(Lakoff & Johnson, 1980; Geeraerts, 1997)。近年来, 互动语言学、使用语法的发展给词汇语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词汇语义被看作是语境推测的结果, 即在实际语境中经由高频使用而固化下来的概念单位, 受到语境中语用预设、隐含意义、会话约束等因素的制约(Linell, 2006)。

可见, 词汇作为语言和思维的基本单位, 其语义很容易受到认知和语境的影响。新媒体平台中的热词, 在虚拟社交语境中由不同个体高频使用, 更容易产生语义和语法上的变异, 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近十年(2012~2022年)五大网络流行语榜单中的109个网络热词为研究对象^①, 以其在代表性社交平台新浪微博中的使用情况为语料来源, 利用自写Python脚本自动抓取1,000,000条包含109个网络热词的近三年(2021年1月~2024年1月)新浪微博语料^②, 进而借助HanLP语言处理模型(He & Choi, 2021; Clark et al., 2020)对语料进行清洗及预标注处理, 自建网络热词语料库^③。基于自建语料库, 系统梳理其语义范畴转移和语法功能变异的路径, 总结新媒体平台中词汇语义演变的一般趋势。结合互动语言学(Couper-Kuhlen & Selting, 2017)和使用语法(Bybee & Beckner, 2010)理论, 关注高互动社交语境对词汇语义的塑造作用, 从社交网络和语境折叠视角, 探讨新媒体平台中词汇语义、语法演变的社会、认知及语境动因。

二、新媒体词汇的语义延伸

线上社交平台的出现改变了社会交往的方式和结构, 新媒体不再是单向传递信息的媒介, 而是由文本交流和个体身份联结共同塑造的虚拟空间。在这种高互动的社交语境中, 新媒体平台中的词汇语义呈现互动化的发展趋势, 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新媒体语境下新产生的词语多属于社会互动范畴, 如“官宣”“点赞”“社畜”等; 二是原有词语在进入新媒体语境后, 逐步延伸出与社交互动范畴相关的语义, 如“种草”原本指“种植小草”这种单一主体的身体动作行为, 在互联网中语义延伸为“激发(别人)的消费欲望”, 成为双主体参与的抽象社交行为。我们对109个网络热词的语义延伸路径进行系统梳理时, 发现其语义范畴转移呈明显的词类特征, 故分词类来探讨新媒体词汇的语义延伸方向。109个网络热词可分为四种词类: 动词(36个)、名词(47个)、形容词(11个)和叹词(15个)。结果显示, 这四类词语在新媒体平台中均呈现出互动化的语义延伸趋向, 具体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网络热词的语义延伸路径

词类	语义延伸路径	数量(占比)
动词	身体行为→社会行为	21(19.3%)
	个人互动→人际互动	7(6.4%)
	身体影响→心理影响	8(7.3%)
名词	物理实体→抽象概念	15(13.8%)
	物理实体→情感实体	5(4.6%)
	自然事物→指人概念	7(6.4%)
	属性特征→指人概念	20(18.3%)
形容词	感知属性→心理属性	3(2.8%)
	非社会属性→社会属性	8(7.3%)
叹词	非感叹情感→感叹情感	15(13.8%)

(一)动词的语义延伸

如表1所示,网络热词中动词的语义延伸路径主要有三类:从身体行为到社会行为(21个);从个人互动到人际互动(7个);从身体影响到心理影响(8个)。这三类语义延伸均由隐喻驱动,涉及从具体动作范畴到抽象动作范畴的转移。

1.从身体行为到社会行为

该类词语在传统语境中均描述身体动作,在新媒体语境中可用来表示社会行为。例如:

(1)a. 每日打拳舞剑,从不间断。(《团结报》1994-02-26)

b. 这不是物化女性吗?把女生和土地相比,我要打拳了。(新浪微博 2023-08-18)

“打拳”在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指一种体育运动,属于身体动作语义域;在互联网平台中基于谐音隐喻(“拳”→“权”)和本体隐喻[“打(拳)”→“推行(女权主义)”],引申出“推行女权主义”的语义,属于社会行为范畴。这种语义转换基本不涉及句法模式的变化,在语义延伸前后,“打拳”均为不及物动词,需借助上下文语境判定其语义,如例(1)b中的“物化女性”。

该类词语共21个,是动词语义延伸中占比最多的一类。延伸后的语义都和社会行为相关,呈现明显的聚合特征。例如:“卷/内卷、鸡娃、摆烂、躺平”属于社会竞争;“带货、挖矿”属于网络商务;“怼、口嗨、尬聊、官宣、吃瓜、打拳、盘它”属于言语交流或观点表达;“退群、逆袭、塌房、社死、润、寄、锁住、舔”属于社交关系变化。另外,该类词的语义多和当下社会热点相关,具有鲜明的社群化特征,能够满足新媒体平台中用户通过具有文化圈层烙印的词语塑造身份的需要(Gosselin & Pichette, 2014)。因此,该类词可以通过语义聚合将诸多变体凝固为语言模因,派生出一系列相关表达。例如:“卷/内卷、鸡娃、摆烂、躺平”这组词属于社会竞争语义域,符合当今的高竞争环境,因而被网民高频使用,并由此衍生出多个相关变体,如“卷心菜、卷死、卷王、卷天卷地、996、007”等,这些新兴的词汇共同构建了新媒体语境下的社会竞争事件框架。

2.从个人互动到人际互动

该类词语经历了从个人行为到人际互动的语义延伸,共7个,均为动宾式复合词:

点赞 甩锅 种草 拔草 剁手 笔芯 打call

与第一类不同,该类词的语义延伸还伴随着句法模式的改变。动宾式复合词由于宾语已经包含在词语内部,在实际使用中多为不及物动词。但是新媒体平台中部分动宾式复合词由于语义溢出,宾语范围扩大,可以作为及物动词使用(蒋梦晗、黄居仁, 2022)。例如:

(2)a. 为南京紫清湖动物园点赞!(新浪微博 2022-10-14)

b. 枉国点赞了这个视频。(新浪微博 2023-12-30)

例(2)a中,“点赞”是典型的动宾式复合词,原仅可用作不及物动词。但随着“点赞”从具体的个人动作——点击“赞”这个图标,演变为“通过点赞来表示对某人或某物的肯定与喜爱”的行为,该动词的事件框架中增加了对象论元(某人或某物)。因此,“点赞”可用作及物动词,这个新增的论元可编码为宾语,如例(2)b中的“这个视频”。这种从不及物动词到及物动词的转变,事件框架中增加了对象论元,动词语义从个体行为转化为主体对其他事物/人物的影响,体现了互动性的增强。

3.从身体影响到心理影响

心理或情绪语义域与社交互动范畴密切相关,大部分情绪或心理活动都是由社交行为引发的。以往研究已经关注到了从身体动作到心理活动的语义延伸路径,二者都和具身体验紧密相关(Ibarretxe-An-tuñano, 1999)。贺天琪、刘美君(2021)指出,“敲打”这个身体动作动词(如“雨滴敲打着门板”),也可通过语义角色的变换,表示心理影响(如“妈妈的话敲打着我的心”)。109个网络热词中,符合这一语义延伸路径的有8个词:

破防 上头 下头 跪 泪目 裂开 PUA 葛优躺

这些词均经历了从身体动作到心理动作的转换,这往往伴随着语义角色和句法模式的变化。例如:

(3)a. 西班牙无敌舰队如何破防? (搜狐网 2024-05-16)

b. 原来真的有人命里写着有钱,我破防了!(新浪微博 2023-12-31)

c. 妻子一条朋友圈感言让人破防。(新浪微博 2022-07-25)

例(3)a中“破防”仍代表“突破(对方)防线”这一具体动作,主语为施事,也就是动作发出者。而例(3)b中“破防”已进入心理活动范畴,表示“(某人)的心理防线被突破(而情绪崩溃)”,此时仍用于不及物构式,但主语已经从动作施事变为历事者(Experiencer),即“破防”不是由“我”主动发出的动作,而是被动的情感经历。例(3)c中,“破防”还可进入使动及物构式,以刺激物(Stimulus)为主语,由使动结构“让人”引出历事者,仍表达“(由于某种原因导致的)情绪失控”。

(二)名词的语义延伸

网络热词中名词的语义延伸路径主要有四类:从物理实体到抽象概念(15个);从物理实体到情感实体(5个);从自然事物到指人概念(7个);从属性特征到指人概念(20个)。除最后一类外,均不涉及词类转移与句法模式变化,仅涉及语义范畴转移。这四类词义延伸从具体到抽象、从客观到主观、从事物到人物,体现了互动化的语义演变趋势。

1. 从物理实体到抽象概念

该类语义延伸路径符合本体隐喻的一般模式,即从具体概念到抽象概念(Lakoff & Johnson, 1980)。这源于认知语言学著名的具身性假设,即人们对抽象概念的认识也源于自身感官和肉体对客观世界的具身性体验(Csordas, 1994),因此,指称物理实体的名词很容易延伸出抽象概念,以满足人们概念化的思维与交流方式。该类词共15个:

神器 锦鲤 颜值 石锤 欧气 套路 C位

996 007 求生欲 彩虹屁 姨母笑 老司机 正能量 负能量

以上的词语语义均指称某种物理实体,如“神器”原表示“神话人物使用的(非常好用的)工具”或“游戏里(非常好用的)装备”,对应某种实体事物。但在新媒体语境中,“神器”泛指一切“好用的工具”,不一定对应实体事物,且成为强势语言模因,可与动词(如“夜跑神器”)、动宾短语(如“拍照神器”)、名词(如“雅思神器”)等组合为固定短语。这类词的语义延伸路径多由隐喻驱动,在语义延伸过程中不仅语义变为抽象概念,还往往和文化模因联动,获得一定的文化内涵。例如:“锦鲤”原本指“红色的鲤鱼”,在“鲤鱼跃龙门”等文化心理的影响下,网络中的“锦鲤”成为“幸运者”的代称。类似的还有“996”,原指“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6天”的工作日程,在企业竞争文化的影响下,延伸为“加班”的代名词,情感色彩偏向贬义(如“加班996,生病ICU”),反映人们对加班的抵触。这种从物理实体到抽象概念的语义延伸,伴随着主观化的进程,说话人对该客观实体的主观认知也一同被整合在新兴词义中,体现了互动化的发展趋势。

2. 从物理实体到情感实体

该类词的语义延伸路径和动词语义延伸中第三类有相似之处,都是从具体动作或事物延伸出与情绪相关的语义,共有5个:

网抑云 雪糕刺客 电子木鱼 电子榨菜 神补刀

以“网抑云”为例,该词语是“网易云”的谐音词。“网易云”是音乐应用的名称,但根据该软件统计的用户画像,网易云用户多在夜间听悲伤的音乐。故网友戏称该软件是“网抑云”,用“抑”这个具有情感色彩的汉字替换“易”,“网抑云”特指用户在情绪低落时听音乐的软件,具有提示抑郁情绪的效果。类似的,“雪糕刺客”指的是“外表不起眼但价格超高的雪糕”,在结账时会让人产生“心痛”的感觉。这类词的语义延伸过程也离不开主

观化的作用,即人们在实际语境中,赋予该物理实体某种独特的情绪唤起功能,进而成为能够引发特定情感的实体,在使用中常和情绪动词搭配出现。

3. 从自然事物到指人概念

该类语义延伸主要由转喻驱动,即以与某类人物密切相关的事物来指称该类人。典型的例子如以“编辑”代指从事编辑工作的人。这类语义延伸具有一定的修辞效果,以认知框架中最为凸显、最有特色的事物指称该类人,能够更好地体现该类人群的某些特征。经历了从自然事物到指人概念延伸的新媒体词汇共有7个:

社畜 老六 后浪 阿中 屌丝 沙雕 大V

以“后浪”为例:

(4)a. 后浪思想大碰撞!桂城这场优秀青年教师座谈会太有“料”!(新浪微博 2022-07-12)

b. 体恤民情的富二代后浪们除了投胎还会啥?(新浪微博 2022-05-27)

该词原指“后面的浪花”,是一种自然事物。在“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个谚语的影响下,可用来代指“(能力超过前辈的)后辈、新生代”,情感色彩偏向褒义;但在实际使用中,该词逐步演化出贬义色彩,如例(4)b中“后浪”代指“生活优渥、不知民间疾苦的富二代”。可见,从自然事物到指人概念的语义延伸过程中,不仅有从事物(客观实体)到人物(动作主体)的转换,还往往伴随着主观色彩的变化,这也体现了词汇语义互动化的趋势。该类中的7个词,语义均具有较为明确的情感指向,如“社畜”“老六”“屌丝”“沙雕”为贬义,“阿中”为褒义,“后浪”“大V”二者皆可。

4. 从属性特征到指人概念

该类词的语义延伸路径与第三类有相似之处,都由转喻驱动,从物理实体或属性特征延伸为指人概念。除了语义延伸,这一类还涉及从形容词到名词的词类转化,这一部分会在下文进行讨论,此处仅聚焦语义层面的变化。该类词实现语义延伸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转喻;二是通过附加指人后缀实现。

前者共7个:

社恐 社牛 土豪 巨婴 女汉子 高富帅 白富美

“社恐”“高富帅”“土豪”都是对特定人群社会特征的描写,以这种鲜明的社会属性,代指特定人群。这种认知上将某种社会属性作为人最鲜明特征的修辞方式,反映了新媒体语境中,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社会身份是人们展开社交活动的基础,体现了互动化的语义演变趋势。

后者共13个:

冤种 杠精 戏精 柠檬精 嘴替 脸替

打工人 干饭人 尾款人 工具人 祖安人 阴阳人 普信男/女

该类词通过与指人后缀组合而实现语义延伸,但本质和第一类相似。指人后缀“种”“精”“替”“男/女”“人”等前面的词语,仍对应某种社会属性或情绪状态,以这种属性代指某个人群,也是社会化、主观化、互动化增强的体现。

(三) 形容词的语义延伸

网络热词中形容词的语义延伸路径主要有两种:从感知属性到心理属性(3个);从非社会属性到社会属性(8个)。

1. 从感知属性到心理属性

以往研究认为从感知到心理的语义延伸路径是由“思维是身体(Mind as Body)”的概念隐喻驱动的(Sweetser, 1990; Neagu, 2013),即具体的身体感知会引发特定的心理活动。例如英语动词“touch”,既可用作感官动词(如“I touch the hardness of the table”),也可用作心理动词(如“I am deeply touched”)。经历了此类语义延伸的网络热词仅3个:“真香”“凉凉”“辣眼睛”,均可用作心理动词:

- (5)a. 原本对这种东西嗤之以鼻,但尝了一次之后马上真香了。(新浪微博 2022-09-06)
b. 低估了人性……现在心还是凉凉的。(新浪微博 2023-10-27)
c. 辣眼睛!大妈装嫩假扮16岁少女。(新浪微博 2023-10-30)

例(5)中“真香”从“品尝到食物或闻到气味的香”延伸出“得到正向反馈”的语义;“凉凉”从“温度低”延伸为“情绪低落”;“辣眼睛”从“眼睛受到辣味刺激”延伸为“眼睛看到不该看的事物或动作而受刺激”。这三个词的语义都从具体感官体验延伸为抽象心理感受,语义转移到和社交活动紧密相关的情绪心理范畴,体现了互动化的演变趋势。

2. 从非社会属性到社会属性

该类词源义分布较为分散,属于多个语义域,但其语义延伸的终点都是人类的社会属性,共8个:

硬核 油腻 奇葩 佛系 飒 断崖式 萌 爹味

这些词本身的含义也是对某种属性的描述,但多局限于特定领域的非社会属性,在新媒体语境中转移到社会属性语义域,都是对与人相关的社会属性的描述,体现了互动化的趋势。例如“硬核”原指某种音乐类型,后延伸出“自信、果断”的语义;“油腻”原指“菜品油腻”,后可用来描述“体态肥胖、自大傲慢”的中年男性。

(四)叹词的语义延伸

叹词是对即时情况的自发口头回应,可表达说话人强烈的感情和态度(Crystal, 2008),具有鲜明的主观化、人际化和互动化特征。以往研究一般认为叹词是从对话中浮现的,体现了人类表达即时情感的需求。实际语境中的叹词具有独特的语用和交际功能,可以促进话语管理、交际互动和情感表达(Clayman, 2002)。109个网络热词中,有15个为新出现的叹词,占总量的13.8%。这一相对较高的比例,体现了新媒体词汇语义的主观化特征,即在虚拟社交中,人们倾向于使用情感浓度更高、主观色彩更浓的词语来传情达意。15个叹词如下:

害 淦 达咩 啾咪 啊这 就这 冲鸭 绝绝子
瑞思拜 奥利给 天啦噜 skr YYDS AWSL XSWL

叹词的句法功能和传统叹词基本一致,可独立成句,也可作为插入语用于句首、句中和句末。但是叹词的形式更为丰富多样,包括字母词(如“YYDS”)、音译词(如“瑞思拜”)、委婉词(如“淦”)、同音词(如“冲鸭”)、借词(如“达咩”)、拟声词(如“啾咪”)等。另外,与表示单纯情绪爆发的传统叹词不同(如“啊”“哦”),新媒体中的叹词多暗含对特定情况的主观评价(如“就这”“啊这”),语义更加主观化,且语义高度依赖语境,呈现多义性特征。即同一个叹词在不同语境中,可表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情感。例如:

- (6)a. 绝绝子,野蔷薇酷毙了!(新浪微博 2023-08-25)
b. 昨晚没睡好,外加晕车,绝绝子!(新浪微博 2023-08-23)
c. 花木兰太尬了,写着中文,用英文说文言文,绝绝子!(新浪微博 2023-03-11)
d. 这烧烤绝绝子。(新浪微博 2023-06-25)

例(6)中都是叹词“绝绝子”的实际使用语料:例(6)a中感情偏向正面,表示对“野蔷薇酷毙了”的赞赏;例(6)b中感情转向负面,表示在“没睡好外加晕车”情况下郁闷的心情;例(6)c中表示对“用英文说文言文”这种行为的评价;例(6)d中则进一步发展为表示极性程度的感叹词,即“烧烤太好吃了”,感情色彩回到中性,语义极性程度增加。

三、新媒体词汇的词类转移

除了语义层面的延伸,新媒体词汇还发生了语法层面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词类范畴间的转移。以往研究已经关注到了中文的词类转移现象,由于缺乏形态标记,汉语中大量词语可在实际语境中发展出其他词类的用法(袁明军, 2013)。这类研究或从历时角度展开,结合古代语料梳理某类词的构词过程及词类转移现象,或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解释词类转移的动因与机制。主要包括名转动、动转名、名转形、形转名等(宋作艳,

2018;王冬梅,2004;司显柱,2012)。

经语料库检索发现,109个网络热词中,有39个发生了词类转移。但是与以往研究中双向转移的情况不同,新媒体词语的词类转移呈现明显的单向性特征,可进一步分为四种情况:名词转形容词、名词转动词、形容词转动词、非叹词转叹词,具体分布如表2所示。

表2 网络热词的词类转移路径^④

词类转移路径	数量(占比)
名词转形容词	10(26.3%)
名词转动词	11(28.9%)
形容词转动词	6(15.8%)
非叹词转叹词	15(39.5%)

由于最后一种非叹词转叹词的情况已经在上文进行了充分讨论,此处不再赘述,仅分析前三种词类转移情况。

(一)名词转形容词

名词和形容词是两个密切相关的词汇类别,因为名词指称“具有某些属性的事物”,而形容词则对应“属性本身”,一些语言中的形容词可从名词中派生(Wierzbicka, 1986)。郭锐(2012)指出,名词和动词是两个独立的词类,而形容词和属性词(如“男”“女”)则处于这两个类别之间的过渡阶段,现代汉语中词类转移的连续统可概括为:名词>非谓语形容词>形容词>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这种单向的词类转移与时间性逐步增强相关。新媒体名词转为形容词的有10个:

菜 茶 狗 佛 渣 水 刀 奶 包子 凡尔赛

名词和形容词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名词的语义相对具体和同质,指称特定的对象,而形容词则是一系列属性的集合体,体现说话者对事物的主观评价(Gasser & Smith, 1998),具有程度差异。这些名词都能与程度副词和程度补语连用,具有形容词的功能(如“太菜了”“渣死了”)。

此外,一个名词虽仅指称一个事物,但可包含一系列复杂属性。因此,名源形容词具有多义性,即这些词语可依据名词范畴中的不同属性转化为形容词,衍生出不同的形容词义。例如:“刀”的名词义项为“工具”,转化为形容词后,可表示“心理受伤”,也可以表示“砍价过多”。总体来说,从名词到形容词,词汇语义从客观指称转为主观评价,体现了说话人的互动意图。

(二)名词转动词

名词动用的情况在古代汉语和复合构词中较为常见,但相比动词名用数量少很多,还受到语境的高度制约(贺天琪、何洪峰,2019)。这或许是由于动词是事件框架的核心,在认知范畴中天然处于凸显位置,更容易发生邻近转喻。但名词用作动词,往往需要强语境提示和典故式传播。例如“鱼肉”本为名词,经鸿门宴事件后逐步延伸出动词用法(如“鱼肉百姓”),但使用场景非常有限,仅用于书面语。现代汉语中,一般认为仅特定类型的工具名词可衍生出动词用法(代黎,2016),例如:电话、邮件、百度、谷歌等。然而网络热词中,未见动词转名词的用法,有11例名词可用作动词:

水 奶 刀 肝 鸡 雷 杠 套路 内涵 柠檬 人肉

与古代汉语中的名转动现象不同,新媒体中的名转动是由隐喻和转喻共同驱动的。转喻驱动邻近词类范畴转移,隐喻驱动整体词汇语义趋向社会互动语义域。例如:

(7)a.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b. 这是什么人生赢家,我柠檬了。(新浪微博 2023-12-04)

例(7)a中“饭”原为名词,指称“食物”,经转喻引申出动词用法,做谓语,义为“吃饭”。例(7)b中“柠檬”原为

名词,是一种水果的名称,由于该水果味道很酸,以该水果转喻吃水果后的结果(工具→结果)“酸”,产生动词用法;进而借助隐喻,从“味道酸”引申出“心里酸酸的”语义,进入心理动词范畴,这也是例(7)b中“我柠檬了”的意思。

此外,新媒体名词转化成的动词,很多还演变成了及物动词,可带事物或人物宾语,互动性进一步增强。例如:

(8)a. 肝了三天的游戏,魂儿都快没了。(新浪微博 2021-10-05)

b. 同事发朋友圈内涵你,你怎么做?(新浪微博 2022-01-07)

例(8)中的名源动词都可进入及物构式:例(8)a中“肝”带事物宾语“游戏”,语义比不及物用法互动性更强,从静态事物转为动作主体与事物宾语间的互动;例(8)b中“内涵”带人物宾语“你”,互动性进一步增强,从人与事物之间的联结,发展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三)形容词转动词

形容词和动词都可做谓语,这为二者的鉴别带来了挑战。有学者认为形容词转化为动词是高度依赖语境的暂时现象,不宜看做词类转移(邢福义,2003)。也有学者认为形容词带宾语时具备了完整的动词特性,可看作已转化为动词(Miyagawa,1987)。认知语言学视角下,形容词也是事件框架的一部分,描述名词论元的属性特征,可借助转喻转化为动词。新媒体形容词能够转化为动词的共6个:

酸 黑 炫 凉 凹 粉

除“凉”以外,其他5个词均可进入及物构式:

(9)到底又是谁在酸他。(新浪微博 2021-02-09)

与名转动的情况类似,新媒体词汇的形转动也是由隐喻和转喻共同驱动的。例(9)中“酸”经由“属性—动作”转喻进入动词范畴,同时经由“味道—心理感受”隐喻进入情绪心理范畴,表示“羡慕/嫉妒”的心理活动。这种从主观评价到及物动作的转变,说明词汇语义进一步趋近动词这个事件核心,也体现了互动化的趋势。

四、新媒体词汇的互动化趋势及动因

上文系统梳理了109个网络热词在新媒体语境中的语义延伸和词类转移情况,下文将从语义和语法两个维度概括新媒体词汇语义的互动化趋势及表现,进而结合互动语言学、语境折叠理论分析互动化增强的动因。

(一)新媒体词汇语义的互动化趋势

新媒体词汇语义呈现出互动性逐步增强的一般趋势,这体现在语义和语法两个层面。

语义层面,新媒体动词、名词、形容词的语义均朝着社会互动相关的范畴演化:动词可从身体行为到社会行为、从个人行为到人际互动、从身体影响到心理影响,名词可从物理实体到抽象概念、从物理实体到情感实体、从自然事物到指人概念、从属性特征到指人概念,形容词可从感知属性到心理属性、从非社会属性到社会属性。此外,新媒体还出现了数量众多、形态多样的叹词,这些叹词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在实际语境中能够起到传递感情、表达观点态度的交际功能。另外,新媒体词汇具有多义性。比如“润”可表示具体“离开”(如“来淄博吃了,然后润了”),也可以表示“虚拟对话下线”(如“这会突然工作在召唤,先润了”)、“离职”(如“俩同期,一个已经提离职申请了,另一个说准备国庆过完润”)、“移民”(如“已经是希腊人了,人家要润出去住在爱琴海了”)等语义。再如“破防”“泪目”可以表示多种情绪,包括极度开心、难过、感动等。这种语义的模糊性也是互动化的体现,反映了语境与词汇语义的互动关系,即新媒体词汇的语义是由具体语境塑造的。

语法层面,共24个新兴词语经历了词类范畴的转移,并呈现明显的单向性路径:从名词范畴转移到形容词

范畴,进而转移到动词,特别是及物动词范畴。及物性、主观性、交互性不断增强。从指称客观实体的名词到表示主观评价的形容词,从非交互性的名词到交互性的动词,这一路径也体现了词汇语义向高互动性发展的趋势。

(二)词汇语义互动化增强的动因分析

新媒体词汇语义呈现出互动化的趋势,这是由外部和内部因素共同驱动的:外部因素为社交网络结构变化带来的高互动需求;内部因素为新媒体折叠语境提供的多重解读可能。

1. 外部因素:社交网络结构变化带来的高互动需求

社交媒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社会交往的环境与结构,社会交际成为互联网中的主要实践活动,人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熟人社交网络,而是能够通过输出观点、表明态度塑造具有鲜明圈层印记的虚拟社会身份,进而与观点相同者展开虚拟社交,获取社会资源。互联网中的人际交往多借助文本形式进行,语言符号成为虚拟社交中的重要交际工具。根据互动语言学及使用语法的观点,词汇语义是在使用中被塑造的,词汇使用受到语境的极大影响。社交网络结构变化带来的高互动社交需求,需要通过语言符号来实现。相应地,新媒体场域中的词汇展现出互动化的演变趋势,语义上不断趋近社交互动范畴,语法上从指称客观实体的名词逐步演变为表示主观评价的形容词和体现社会互动的动词。

另外,新媒体词汇的语义是对当今社会文化的真实反映。109个网络热词,语义主要集中于社会竞争(如“内卷”“躺平”“打工人”)、娱乐八卦(如“吃瓜”“塌房”“官宣”)、社会交际(如“锁住”“退群”“社恐”)、网络购物(如“剁手”“拔草”“尾款人”)等领域,这都和加班、饭圈、网购等当下流行的社会现象密切相关。而大量叹词和情绪词(如“上头”“下头”“破防”)的出现,则与新媒体平台中的群体极化现象相吻合,即在封闭的社交网络中(如某条微博的评论区),人们倾向于使用情感更为强烈、两极分化的词语表达强烈情绪。这些词语的出现,允许人们增强情感强度,以应对社交媒体中的强社交互动模式。

2. 内部因素:新媒体折叠语境提供的多重解读可能

Scott(2022)提出了“语境折叠”理论,用于解释网络语言的多义性特征。首先,与面对面社交中相对固定的参与者不同,虚拟社交平台中的受众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因此对同一词语可能产生多样化解理解,这直接导致了新媒体词语的多义性。其次,依靠数字技术构建的新媒体平台中,社会交际多基于文本形式展开,缺乏表情、姿势等语境线索,这也为词汇语义的解读增加了难度,导致多重解读。最后,“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导致了说话者和听话者身份的高度重合,个体可能既是接收信息的受众,也是将经过个性解读的信息再次传播出去的传播者。这种循环往复的传播链条,进一步加剧了词汇语义的演变。总体而言,这些因素共同构建了一个高度折叠的新媒体语境。词汇语义在这个高互动、高变数、高融合的语境中被动态重塑,需要不断演化以适应社会交际的需求。

五、结语

本文基于互动语言学和使用语法,研究了汉语新媒体词汇的互动化趋势。从语义、语法两个层面,考察近十年109个新兴词汇的语义延伸和词类转移的路径,并进一步探讨词汇语义演变的动因。研究发现,新兴词汇的语义延伸呈现互动化趋势:语义上从具体到抽象、从客观到主观、从事物到人物,不断趋近社会交际相关的语义范畴;语法上词类转移更加活跃,且呈现单向性特征:从指称客观事物的名词,到表达主观评价的形容词,再到体现社会互动的动词,互动性不断增强。最后,结合社交网络和语境折叠理论,分析新媒体词汇语义互动化的动因:一是社交媒体平台中高频率、高强度人际互动需求的影响,二是高度折叠语境下词汇语义具备多重解读的可能。本文根据使用模式探讨了新兴词汇语义演变的互动化趋势,并从认知和语境角度考察改变的动因,对理解新媒体数字传播时代的语言适应性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为反映新媒体词汇语义演变的总体趋势,本文首先选取《语言文字周报》《咬文嚼字》、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搜狗输入法及哔哩哔哩网站发布的五大网络流行语榜单,统计这些榜单近十年(2012~2022年)发布的网络流行语,去掉重复后共有365个流行语。这365个流行语中不仅包括词汇,还包括谚语(如“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短语(如“慌得一批”)、半开放句式(如“干啥啥不行XX第一名”)等,手动筛除其中232个非词汇成分后,得到133个网络热词。这133个热词中,包括24个专有名词(如“新冠肺炎”)和政治词语(如“打虎”),这两种词语均是由官方而非网民创造,语义相对固定,难以反映新媒体词汇语义演变的特征,因此也排除在外。经过手动筛选,确定本文的研究对象为2012~2022年高频使用的109个网络热词。词表如下:

卷/内卷、鸡娃、摆烂、躺平、带货、挖矿、怼、口嗨、尬聊、官宣、吃瓜、打拳、盘它、退群、逆袭、塌房、社死、润、寄、锁住、舔、点赞、甩锅、种草、拔草、剁手、笔芯、打call、破防、上头、下头、跪、泪目、裂开、PUA、葛优躺、神器、锦鲤、颜值、石锤、欧气、套路、C位、996、007、求生欲、彩虹屁、姨母笑、老司机、正能量、负能量、网抑云、雪糕刺客、电子木鱼、电子榨菜、神补刀、社畜、老六、后浪、阿中、屌丝、沙雕、大V、社恐、社牛、土豪、巨婴、女汉子、高富帅、白富美、冤种、杠精、戏精、柠檬精、嘴替、脸替、打工人、干饭人、尾款人、工具人、普信男/女、祖安人、阴阳人、真香、凉凉、辣眼睛、硬核、油腻、奇葩、佛系、飒、断崖式、萌、爹味、害、淦、达咩、啾咪、啊这、就这、冲鸭、绝绝子、瑞思拜、奥利给、天啦噜、skr、YYDS、AWSL、XSWL

②自写Python脚本,以109个热词为关键词抓取新浪微博数据,为反映这些热词的最新使用情况,检索时间为2021年1月~2024年1月,共抓取1,000,000条包含这些热词的语料。

③原始语料经过HanLP开源预训练语言模型下,Electra在近源中文语料库上训练的联合tok、pos、ner、srl、dep、sdp和con模型的基础版本进行数据清洗和预处理,自建包含1,000,000条微博语料、33,983,032个汉字、19,361,807个词的网络热词语料库。文中例句如无特殊标注,均来源于自建网络热词语料库。

④其中三个词语“水”“奶”“刀”,在传统语境中是名词,在新媒体语境中既有形容词用法,又有动词用法,故同时纳入了“名词转形容词”和“名词转动词”的统计范围中,因此表2中各类转移路径的词统计总数为42个,实际对应39个不同的词。

参考文献:

- [1]程润峰,谢晓明.论网络语言的社群化[J].语言战略研究,2022,(3).
- [2]崔希亮.基于语料库的新媒体语言透视[J].当代修辞学,2019,(5).
- [3]代黎.通讯工具名词的动词化用法考察[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 [4]段俊吉.打造“人设”:媒介化时代的青年交往方式变革[J].中国青年研究,2022,(4).
- [5]郭锐.形容词的类型学和汉语形容词的语法地位[J].汉语学习,2012,(5).
- [6]贺天琪,何洪峰.动素动词向名词范畴转移的机制[J].汉语学报,2019,(3).
- [7]蒋梦晗,黄居仁.汉语动宾复合词的及物性及其用法差异——基于语料库驱动方法的对比研究[J].中国语文,2022,(1).
- [8]刘美君,薛时蓉.中文动词语意研究:“安慰”的跨类现象构式语意[A].语言学的适用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 [9]司显柱.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形转名词研究[J].外国语文,2012,(5).
- [10]宋作艳.名词转动词的语义基础——从动词视角到名词视角[J].中国语文,2018,(3).
- [11]隋岩.网络语言与社会表达[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 [12]王冬梅.动词转指名词的类型及相关解释[J].汉语学习,2004,(4).
- [13]王倩楠.情感共同体:明星“人设”现象背后青年重建社群的尝试[J].中国青年研究,2018,(8).
- [14]吴福祥.语义演变与词汇演变[J].古汉语研究,2019,(4).
- [15]邢福义.词类辨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16]袁明军.关于汉语词类功能转移的几点思考[J].汉语学习,2013,(5).
- [17]Bybee, J. L. & Beckner, C. Usage-based theory[A].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Analysis[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8]Bybee, J. L. Language Chan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19]Clark, K., Luong, M. T., Le, Q. V. & Manning, C. D. Electra: Pre-training text encoders as discriminators rather than generators [EB/OL]. 2020. arXiv preprint arXiv: 2003.10555.
- [20]Clayman, S. The situated production of agreements and disagreements[A]. Talk in Action: Interactions, Identities, and Institutions [C].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02.
- [21]Couper-Kuhlen, E. & Selting, M.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Studying Langu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22]Crystal, D.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M].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08.
- [23]Csordas, T. J. Embodiment and Experience: The Existential Ground of Culture and Self[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4]Frison, E. & Eggermont, S. Toward an integrated and differential approach to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oneliness, different types of facebook use, and adolescents depressed mood[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20,(5).
- [25]Gasser, M. & Smith, L. B. Learning nouns and adjectives: A connectionist account[J].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1998,(2 ~ 3).
- [26]Geeraerts, D. Diachronic Prototype Semantics: A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Lexicolog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7]Gosselin, C. & Pichette, A. Multicultural common spaces and the negotiation of belonging: The English-speaking communities of quebec and the integration of newcomers[J]. Journal of Eastern Townships Studies/Revue d'études des Cantons-de-l'Est(JETS/RECE), 2014,(43).
- [28]He, H. & Choi, J. D. The stem cell hypothesis: Dilemma behind multi-task learning with transformer encoders[EB/OL]. 2021. arXiv preprint arXiv: 2109.06939.
- [29]He, T. & Liu, M. Cross-categorical behaviors of Mandarin physical contact verbs: A frame-based constructional analysis of qiāodǎ 敲打[A]. Workshop of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C].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1.
- [30]Ibarretxe-Antuñano, I. Cross-linguistic polysemy in tactile verbs[A].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vestigations Across Languages, Fields, and Philosophical Boundaries[C]. 2006.
- [31]Jiang, H. & Carroll, J. M.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 and identity bonds: A reconceptualization[A].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ties and Technologies[C]. 2009.
- [32]Lakoff, G. & Johnson, M. The metaphorical structure of the human conceptual system[J]. Cognitive Science, 1980,(2).
- [33]Levin, B. English Verb Classes and Alternation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 [34]Linell, P. Towards a dialogical linguistics[A]. The XII International Bakhtin Conference[C]. Jyväskylä, Finland, 2006.
- [35]Miyagawa, S. Lexical categories in Japanese[J]. Lingua, 1987,(1 ~ 2).
- [36]Neagu, M. What is universal and what is language specific in the polysemy of perception verbs? [J]. Revue Roumaine De Linguistique, 2013,(3).
- [37]Scott, K. Pragmatics Online[M]. London: Routledge, 2022.
- [38]Sweetser, E.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39]Traugott, E. C.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zation[J].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1995,(1).
- [40]Traugott, E. C. Semantic change[A].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C]. 2017.
- [41]Wierzbicka, A. What's in a noun?(How do nouns differ in meaning from adjectives?)[J]. Studies in Language, 1986,(2).